

傷寒名數解

五

ヤ 9

888

5止



888  
卷五

傷寒名數解卷五目次

藏府三焦

榮衛

虛實

死生

三權

仁術

古今方

名數解

卷五目次

卷五目次



傷寒名數解卷五

平安

中西惟忠子文甫著

藏府三焦

五藏六府者仲景氏之所不論也惟於藏論心於府論胃膀胱時又論三焦也然皆與後世之所說大不同也何者心胃膀胱及三焦之悉具于內不可得而窺也不直索之於內而各索之於外也乃索之於外也設其部位而為三焉大氏膈間為心位為上焦後

心下至臍上為胃位為中焦少腹為腸膀胱位為下焦  
 各異其外候而與其相符則為能盡而不遺也猶直  
 索之於內也夫在膈間則其人之所自知而外候之  
 所不及也如曰心中痞曰心中窒曰心中懊憹曰心  
 中疼熱曰心煩曰心悸曰心中悸而煩曰心中滿而  
 煩曰心中溫溫欲吐曰心中結痛曰結胸曰胸中塞  
 曰胸中煩曰胸滿曰胸脇滿曰胸脇苦滿曰胸脇煩  
 滿曰胸滿脇痛曰胸滿煩驚曰胸脇滿而嘔曰胸中  
 滿而煩曰胸中實曰胸中有熱曰氣上衝心曰氣上  
 撞心曰氣上衝胸曰氣上衝咽喉曰其氣上衝曰氣

從少腹上衝心曰氣痞曰氣逆曰膈內拒痛曰膈上  
 有寒飲之類是也至心以下則不惟其人之自知而  
 外候以符之也如曰心下痞曰心下鞅曰心下滿微  
 痛曰心下痞鞅曰心下鞅滿曰心下痞鞅而滿曰心  
 下滿而鞅痛曰心下因鞅曰心下痛按之石鞅曰從  
 心下至少腹鞅滿而痛曰正在心下按之則痛曰心  
 下痞按之濡曰心下鞅滿而不痛曰心下必痛曰心  
 下急曰心下悸曰心下結曰心下支結曰微結曰脇  
 下滿曰胸脇下滿曰脇下滿痛曰脇下鞅滿曰脇下  
 痞鞅曰胸下結鞅曰脇下痛曰引脇下痛之類是也

若夫胃膀胱則專據外候以符之也如不大便或難  
或鞭為胃實潮熱讖語煩躁或腹滿痛或繞臍痛或  
喘冒不能卧或下利讖語為胃中有燥屎惡熱讖語  
為胃氣不和乾噫食臭為胃中不和大汗出煩渴為  
胃中乾燥腹中痛為胃中有邪氣自下利為胃中虛  
冷下之後為胃中空虛少腹鞭滿或急結小便自利  
其人如狂或發狂或一身手足盡熱為熱結膀胱亦  
為熱在下焦少腹滿按之痛手足厥冷為冷結在膀  
胱下利不止小便不利為利在下焦當吐者為屬上  
焦吐與下為犯胃氣及上二焦之類是也因是而觀

之心胃膀胱及三焦之為上中下之部位各具其外  
候而與其相符則能盡而不遺也豈可與後世之直  
索五藏六府及三焦於內纏繞為之說不得其實者  
同類而語也矣哉且夫人之所以生者惟氣之與血  
也氣之與血無不在於飲食故飲食者氣血之原也  
其入于胃而化為氣血充盈四體潤養一身此乃人  
之所以生也如其糟粕餘液則出為前後也乃飲食  
之各有分而前後之自從之此之為得常也若其飲  
食之太多太少而前後之或清或濁或數或澁非難  
則鞭或秘或澹此之為失常也雖藏府及三焦之悉

具于內不可得而窺乎。替之飲食之與前後則惟胃中之可以度也。乃具其外候而與其相符則能盡而不遺也。猶直索之於內也。且夫人之於身也。內爲藏府三焦外爲四肢九竅各有官守不可一缺焉。既而不可一缺也。孰取孰舍孰重孰輕孰親孰疎孰先孰後。雖然其最要者莫踰于胃爲生也。在于茲死也。在于茲疾湊于茲藥適于茲。故人身之爲要也。胃之爲最焉。惟胃中之可替而度也。有飲食與前後之在則外候之不得不肇于此。既其餘液之役胃溉致于膀胱而爲前溲也。膀胱之可替而度者。有清濁數澁之

在則外候之亦不得不由于此。如膈間則固其人之所自知也。因審其所知而取之於外候也。亦猶胃膀胱也。故雖藏府及三焦之悉具于內不可得而窺乎。既設上中下之部位各具其外候而與其相符則能盡而不遺也。猶直索之於內也。所以惟於藏論心於府論胃膀胱時又論三焦也。此豈若它藏府之不可得而窺而外候之無可替而度也矣哉。自素難之說藏府三焦而後世直索之於內議論紛呶五爲六六爲五心包命門實如洞視然遂至盡配之藥曰入某藏之某經補某藏導某經論仲景氏之所未論而聳

動人心耳此其說之出乎議論也不乖其實者幾希  
假令發解藏府極盡其布置色味斷續長短大小分  
寸脉理之所通經絡之所係而烏能得窺度其藥之  
合五七味若十數味為一方也既服之後復能別入  
某藏之某經否補某藏導某經否果能治其疾乎又  
將為害乎哉夫既肝腎肺脾膽心包命門大小腸之  
不可得而窺而外候之無可替而度也又何有治法  
之可索也仲景氏之所以不論及于此也因是而觀  
之典以吾之淺膚之識搜索夫難窺難度之藏府也  
寧服膺仲景氏之教以就此易窺易度之外候也然

後能識此藥之敵彼之疾不過而謬則吾其愉快也  
已矣是故至如肝腎肺脾膽心包命門大小腸之不  
可得而窺而外候之無可替而度也則姑舍旃吾將  
惟從夫心胃膀胱及三焦之為上中下之部位各具  
其外候而典其相符則能盡而不遺也已矣

榮衛

榮衛之出乎素難焉後世敷演其說傷寒為陰邪為  
在榮分中風為陽邪為在衛分配麻黃於榮配桂枝  
於衛且以所謂無執惡寒者發於陰也見以為即未  
發執必惡寒者也此等之類殊為不通何則陰陽本

是表裏之統名也。傷寒中風者，輕重之別也。陰陽以統表裏，輕重以別風寒，非以風寒為陰陽也。故陽邪陰邪，惟以三陽三陰言，則可以傷寒中風言，則不可也。無熱與未發熱不同，無熱者本以三陰言，無表證之謂也。有熱為表，故其有熱而惡寒者，知其表位，故曰發於陽也。無熱為裏，故其無熱而惡寒者，知其裏位，故曰發於陰也。此主病位而言之也。未發熱者，雖未見其熱，而頓將發者也。而非若三陰之無熱也。對己字而云未，惟言有其先後已云無云未，辭亦自別，豈可混同以視之乎？又豈可以風寒為陰陽乎？

夫榮衛者，氣血之別稱也。素難之所說，詳悉莫以尚焉。榮衛之名，蓋昉于此，而其書則成于仲景氏之後也。謹按本論言榮衛者，僅二三，因審其語脈，不似仲景氏之辭氣也。且治法之於榮衛，必不可言，則何不肇之於桂枝麻黃之初乎？此果後人之說，謬混于此者，歷然也。氣血字論中一無有也。雖然於發汗吐下後及下利之證，每論亡津液津液越出及亡血之等，殊為緊要，則其旨雖不同，而其名言之也，為不太相遠矣。然如仲景氏之所論，則所見盡在于外證焉。後世遂取之於臆，有汗多亡陽，下多亡陰等之說，而



汗多亡陽見于大青龍湯救逆湯之條及陽明篇然其云亡陽及虛皆非古義亦必後人之說耳桂枝二越婢一湯之條曰無陽少陰篇曰亡陽又曰陽已虛亡無通陽謂表也無陽者謂表證已解也陽已虛者謂表證已解惟精氣未復也即與陰陽俱虛同古義為然矣

古語曰百病生於氣氣即俠氣勇氣浩然之氣氣力血氣之氣也言病機百出一由氣血之鬱結也後世誤解為心氣之氣也謂人之苟苦思勞心于事則必敗心矣因名以心氣不足與之以藥欲以救且補之

也夫藥也者性之偏焉者也豈可能補其不足乎又豈可能救其勞苦乎若惟言因其勞苦而氣血鬱結致此之疾則猶可然後隨其脈證而處之方則其何不可乎假令人之苦思勞心于事于此乃其事之頗從己之意則必不疾藥而思弭心弛矣若不從己之意則愈苦愈勞而思矣弭心矣弛矣當是之時莫有能救且補之之良藥也醫乃命之字而稱勞疫則人亦乞之藥豈非惑之已甚乎

虛實

虛實之名必起于人之失其常也而強弱之稱必因

其體之常質也。故虛者精氣之奪，實者邪氣之盛。邪氣之實，攻之以草木蟲石，精氣之虛，養之以穀肉果菜。乃今以草木蟲石，謂為補精氣，抑亦醫法末路之失也。何以言之？張仲景氏之論虛也，必於精氣。如曰：陰陽俱虛，曰惡寒者，虛故也。曰胃中空虛，曰胃中虛冷，曰虛煩，曰虛則鄭聲是也。其論實也，必於邪氣。如曰胃實，曰內實，曰寒實，曰熱實，曰熱者實也。曰潮熱者實也。曰實則讖語是也。夫精氣之於人也，重孰大焉？能護四體也。邪氣之於人也，害孰甚焉？能賊五內也。精氣者，生之所憑，故不可不養焉。養以穀肉果菜，此之為法矣。邪氣者，死之所叛，故不可不祛焉。祛以草木蟲石，此亦為法矣。蓋胃之為府也，收夫穀肉果菜，而精氣委源于茲，所以最為重也。邪氣之盛也，精氣為之奪，所以最為害也。故虛實皆主胃而言之。邪氣之實，干胃。仲景氏之所深懼焉。故於府，惟言胃也。故其所謂實者，皆以胃實言之。不獨大便難鞭也。凡人之於常，無有虛實。失常而後有虛實。於是乎論焉。素問曰：邪氣盛則實，精氣奪則虛。又曰：邪之所湊，其氣必虛。又曰：攻邪以毒藥，養精以穀肉果菜。此蓋古語之最純粹者也。邪以無為常，故曰實。曰盛。曰攻。精

此之為法矣。邪氣者，死之所叛，故不可不祛焉。祛以草木蟲石，此亦為法矣。蓋胃之為府也，收夫穀肉果菜，而精氣委源于茲，所以最為重也。邪氣之盛也，精氣為之奪，所以最為害也。故虛實皆主胃而言之。邪氣之實，干胃。仲景氏之所深懼焉。故於府，惟言胃也。故其所謂實者，皆以胃實言之。不獨大便難鞭也。凡人之於常，無有虛實。失常而後有虛實。於是乎論焉。素問曰：邪氣盛則實，精氣奪則虛。又曰：邪之所湊，其氣必虛。又曰：攻邪以毒藥，養精以穀肉果菜。此蓋古語之最純粹者也。邪以無為常，故曰實。曰盛。曰攻。精

以有為常故曰虛曰奪曰養皆主胃而言之者彰然  
 而明哉夫人之於胃也譬如水缸乎胃也者收穀肉  
 果菜之府也缸也者貯水之器也收而充之此其常  
 也貯而滿之亦其常也於是投缸中以一拳石則如  
 之何邪之於胃其猶缸之於石乎石本非缸之所貯  
 也邪本非胃之所收也既投之以一拳石則水必湧  
 溢乎外也邪之害乎精氣亦猶如此乎故謀去夫石  
 此即鈎匕叔籜之道也謀祛夫邪此即草木蟲石之  
 術也以此之道既去夫石則水必減矣以此之術既  
 祛夫邪則精必虛矣水之減非鈎匕叔籜之所能加

也精之虛非草木蟲石之所能補也然則如何而可  
 乎亦惟加之以水養之以穀肉果菜而已矣夫缸貯  
 水以備用胃收精以保生貯之有分分不可彊懼石  
 之投也收之有節節不可踰懼邪之實也石愈大則  
 水益減邪愈盛則精益虛石之不可不去也水何不  
 加邪之不可不祛也精何不養是故仲景氏之論虛  
 也必於精氣精氣者生之所憑也其論實也必於邪  
 氣邪氣者死之所叛也虛實之分可以辨而已矣後  
 世不辨此等之分於人之常而論其虛實以混之于  
 強弱是以精氣必論邪氣亦必論抑亦醫法末路之

失也。凡人之於常，無有虛實。失常而後有虛實。於是乎論焉，豈可以常而論焉哉？虛實強弱，本不同道。虛實自虛實，強弱自強弱，固已不可混而已矣。然則精氣之虛，果不可補乎？曰：精氣之生，于穀肉果菜也。氣為之化，邪氣湊于胃也。精氣不得不奪，猶投石於缸中，其水必減。此所以邪曰實，精曰虛也。邪是草木蟲石之所興，精是穀肉果菜之所興。此所以實曰攻，虛曰養也。故精氣之虛，欲以草木蟲石補之，非法矣。何則？草木蟲石猶鈎匕叔箝也。鈎匕叔箝所以去夫石之臭，而非所以加水者也。草木蟲石所以祛夫邪之

毒，而非所以補虛者也。臭豈能加水乎？毒豈能補虛乎？補虛之說至此而窮矣。故精氣之虛，惟有穀肉果菜之養已。豈有草木蟲石之補乎哉？是故虛實之於身，不可不善辨焉。

死生

凡醫之為職也，死生之所係焉。藥能活人，藥能殺故。死生有命，亦不得謂之命。則是醫之責也。是以作劑之法，必權其體之強壯羸弱，與其病之輕重緩急，與其藥之大小多少者也。慎之至矣。夫人之至重者，莫死生若焉。死生皆命也。雖壽之期於百歲，乎七十之

為稀而札瘥短折之亦不少也凡天下之人其幾億萬何其以病斃者之最多而其以壽終者之最少也病乎百之九十九而壽乎僅一而已僅一之命而九十九之非命耶豈非非命之最多耶莫論壽夭之與疾病自經自屠畏壓溺或為罪所刑是皆非自然而然則謂為非命耶然其於死一也若質之於聖人則必謂之命何則上自王公而下至眾庶各有其事實命不同死生皆命也生于其所而死于其事有常有變命之不可奈何也故莫論壽夭之與疾病自經自屠畏壓溺或為罪所刑雖其非自然而然乎亦皆始

于其常而終于其變者也聖人之所以謂為命也雖狀醫之為職治人之病者也治之不瘳使人死其病也則其於職謂之何也縱其人之命於我乎不得不為非命矣故其瘳之與否不可不論焉醫之於術得之則生失之則死死生之係于醫也不可不慎焉替諸往昔能辨死生是為醫之良後世又謂為司命之職亦似為不誣矣夫先王之設醫之職也惟是恤人之疾苦使其免於死此先王之仁也凡人之於疾苦急則頓將死緩則引年月終亦將死能祛其疾苦使其免於死惟醫之術已術之非無工拙故其病已瘳

之後精氣不繼而死或未及瘳困悶而死其於死一也以其已瘳為命以其未瘳為非命耶此惟醫之所知而非先王之所問也恤其疾苦使其免於死此先王之仁也何暇論其已瘳之與未瘳乎故其所視于醫也獨在其死生以獨在其死生故論其工拙亦惟以此制其祿秩亦惟以此為之黜陟亦惟以此此先王之所建確乎不可易矣死生之所以係于醫也周禮曰以五氣五聲五色眡其死生又曰死終則各書其所以而入于醫師又曰歲終則誓其醫事以制其食十全為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次之

十失四為下少曰死老曰終醫師掌醫之政令故錄其不瘳之狀以告于醫師醫師以此論其工拙以此制其祿秩以此為之黜陟以為後治之戒也失四為下者五之為半或不治而自瘳故十全至失四祿秩之差分為五等也先王之設醫之職也恤人之疾苦使其免於死此先王之仁也是以不錄其已瘳之生而錄其不瘳之死不啻為後治之戒亦慎之至矣以其所視于醫之獨在其死生也若其術之於工拙惟在于處方處方之能愜其脉證是之為得不愜其脉證是之為失得之無失為工也失而無得為拙也脉

證不可不明矣。處方不可不愜矣。明之以仲景氏之規則，愜之以仲景氏之規則，醫之於務，惟在仲景氏之規則。是審焉爾矣。夫藥之為品也，古者概以為四等。有大毒、有常毒、有小毒、有無毒。草木蟲石之外，五味五穀亦伍之於方。以從其宜，固不可一為毒乎。周禮曰：以五味五穀五藥養其病，此其不一于毒之故。不曰治而曰養，古之術為然。然今之為醫者，或代疾以毒更藥，以毒以為能，盡百病以歸死於命，謂死生之自在，在于彼替諸古昔，未嘗有如此者也。又有疑乎周禮以為漢儒之偽撰也。縱令周禮可疑，距今古不遠。

而古言尚存，且其流本出于先王之道也。非醫之所可以議也。先王之道，御邦家之道也。醫之道，治疾病之道也。邦家之大疾病之小，固異其倫，固不可混同也。若疑乎其言之不契于己，則奚翅周禮也。醫而議先王之道，非僭則妄矣。嗚乎！人之至重者，莫死生若焉。當其有疾，與之於藥，若不得其宜，不但其不瘳，甚則至于死。至此謂藥之不殺人而可乎。自古有藥殺，豈非藥之殺人乎。今夫中藥之毒而煩亂困悶，謂之瞑眩，瞑眩之太甚，不得不至于死。故如巴豆、甘遂、附子之類，必因其強羸，有半錢一錢之分。此權其強壯。

羸弱與病之輕重緩急與藥之大小多少者也不爾或過或不及詎得謂之術乎醫之於術得之則生失之則死死生之係于醫也豈可不慎焉哉

三權

醫之臨術也有三權焉何謂三權乎一曰體位二曰病位三曰藥位體有強壯羸弱之分病有輕重緩急之勢藥有大小多少之畧各辨其位以識之于躬而蔽之是之為三權也三權之相持而不愆是之謂能執術也仲景氏之統脈證於陰陽建之規則也三權自具于其中焉而臨術之要全盡于茲不可不察也

若夫體之羸弱而病之重且急無乃危乎病之重且急而藥之小少無乃不及乎病之輕且緩而藥之大多無乃過乎不及之與過皆其術之已失也及其甚也不度強壯羸弱輕為重重為輕緩乎急急乎緩小大失宜多少異處豈其不忒乎及其最甚也或拘吐方或泄下劑拘吐方者當汗必吐之當下亦必吐之泄下劑者當汗必下之當吐亦必下之豈不乖乎皆取之於己而不辨三權者也是以己雖誤之乎不能自顧人之爰死也必歸之於命嗟何誣之殊甚惟其至于此乎實己之由蓋自耻自悔為後治之戒乎夫



強壯羸弱之於分，輕重緩急之於勢，莫不隨其分之  
 典，其執而制之，其何無大小多少之畧也？若果拘泥  
 乎一，則必有如割雞用牛刀者，此謂之過也。又必有  
 似解牛用雞刀者，此謂之不及也。過與不及，固非術  
 也。是故體典病之位，在彼惟藥之位，在我也。非辨我  
 之典，彼之位，以識之于躬，而蔽之，何以相持而不愆  
 乎哉？仲景氏之統脈證於陰陽建之規則也。三權自  
 具于其中焉。而臨術之要全盡于茲，則我將辨之以  
 仲景氏之規則，規則之體于我，三權盡是我之有，已  
 然。後如牛刀之直，解牛雞刀之直，割雞也已矣。又何  
 取之於己，而拘泥乎一之為？

仁術

後之業醫者，自許以仁術，曰我之救民之疾苦之著  
 于今也，不類儒之閑然無事之邈乎古也。嗟乎，何其  
 言之謬，且恣乎此，其視仁也。蓋取諸慈愛惻怛之心  
 也。慈愛惻怛之心，固不足以盡仁矣。夫仁之至廣至  
 大之難言，固不可言於醫也。何則？先王之御邦家也，  
 貫乎百爾者，特在于仁焉。無論乎慈愛惻怛之心，使  
 人人各得其所，事乎其事，以安其心，以終其身也。惟  
 仁之化為然，及其化之及也。雨露之所降，舟車之所

通莫遠弗及焉。惟仁之化為然，豈非其至廣至大之難言乎？故仁者合德與行之名也。雖德與行之名衆乎，莫有出于仁之上焉者也。又豈可言之于醫乎哉？醫藥之設，肇于先王，則其仁在于先王焉。而醫之所任，不在其仁而在于其職焉。乃其於職也，猶百工之各以其事以共上之用，以應下之需也。乃其於術也，亦不能無巧拙於其分，祿秩之差，以為五等。此先王之制也。雖今之不似古之制，而祿秩之差，率從其巧拙則近之矣。若其無官祿者，為人治之疾，則人必報之以幣也。或賜祿，或受幣，食于其業，則一也。故醫之

食于業也，亦猶百工之食于事也。豈可獨私於仁而緣飾己之小技乎哉？維令辭其幣，施藥於四鄰，惟是一小惠，未足以煩仁之名也。而今不惟受其幣，而其稍菲薄，或怒而咎之，則惠之名猶無有也。而况於仁之至廣至大之難言乎？醫之伍之於卜，謂為小數小技，非必賤之也。蓋聖人之御邦家也，莫不包裹焉。是以一技之叢萃，以備數醫，亦與焉。皆聖人之用也。聖人之用廣矣大矣，以此而觀乎彼，則何技之不小乎？此其所以謂為小數小技也。醫之既為我之任也，係人之命期，則研究之入於腹心，精叢之徹於骨髓，而

後可以發之于其術矣。是之謂共天職也。然則醫之任于我孰大焉。故苟居業于此也。豈可小以自視而賤夫天職乎。哉。不可不慎矣。夫醫之任之係人之命。期之重也。不在于仁焉。而在于天職焉。惟天職之慎。而研究精覈之務。夫然後庸與否。有命之在。知命而安焉。雖身為賤業。無害乎為君子矣。又民者君上之辭也。而非吾儕小人可呼之稱也。已僥業於醫。何免於民。既不免於民。呼人以民。可謂僭妄矣。故民者非對君上。則不可呼之稱也。因此而觀之。所謂仁術及救民皆君上之事。而惟儒之所脩。其不可言于醫也。

審矣

古今方

方法之言古今也。建極於何之時。而為古為今乎。以今而視宋元之時。邈乎古矣。豈可以今言之哉。故必先建之極。而後古今可得而言而已矣。其於古也。雖有和緩俞膺文摯扁倉等。而其方法不傳。則何以建而為之極乎。及東漢之時。有張氏仲景。獨作傷寒之論。以傳其方法。乃其所論也。不惟傷寒。而方法之具。莫正焉。方法之傳。莫古焉。既而其論定於仲景氏。而其書出於仲景氏。則古之於方法。當委之于仲景氏。

建以為極而已又曷議之為然後之言古方者或謂周官之遺篇或謂扁鵲之遺法此皆不委之於仲景氏強而議之者也豈非穿鑿之殊甚乎當西晉之時有王氏叔和其所著之脉經蓋出于其獨得之識也於仲景氏之術莫或大裨益惟其務於傷寒論而傳之於後世者此其功之偉者也當唐之時前有孫氏思邈後有王氏勳而孫之撰千金方王之纂外臺秘要方各設病門而傷寒為一門者既非仲景氏之旨也是以雖博輯羣方而不獲其大要何以盡行之於今乎故二氏之於方法不可不擇焉擇之有善有不

善先以獲仲景氏之旨為本乃適于此而擇之也其擇在于仲景氏是為其善者也不適于此而擇之也其擇在于己之私是為其不善者也夫既擇之以其善者然後其可以行于今者僅不過十之一二乃取其一二以弘仲景氏之道則方法之莫不該備焉於是乎建極於仲景氏而弘道於二氏我乃呼以為古不亦可乎至宋元之時有諸名家亦莫不皆祖述焉雖然率囿於素難不能踰短牆也而謂古不愜今遂還轅輒肇方法於我而擅攬舊轍於是乎歧為二途仲景氏之術幾熄而專為宋元之流我乃呼以為今

不亦可乎古今之不可妄言也建之極者為然矣而今之為宋元之流者動輒曰人之天稟有古今厚薄之差嗟是何其言之謬乎夫雖古今異乎天地萬物固無有古今天地萬物既無有古今而獨人為有古今厚薄之差者最為無謂矣何則人壽百歲雖古實稀故僅載之於史或傳之於言然則札瘥短折之人果其無有乎古何異于今也雖今之漸及季衰而百歲之人果其無有乎今何異于古也豈獨人而有古今厚薄之差乎哉可謂謬矣雖然姑從其說而論之古之人之果厚而今之人之果薄方其有疾也則治

之以藥藥也者草木蟲石也草木蟲石亦與人同受天地之氣以生于其間古今厚薄亦惟從以移也則古之人之厚也必以古之藥今之人之薄也必以今之藥古之所恆而今何不恆乎因此而觀之人與疾與藥固不出于天地之外而受之氣也則古自古今自今厚自厚薄自薄無不從以移矣豈取古之藥而行于今之人乎哉况於日月之繫星辰之羅四時之行百物之生彌乎萬古萬今而不竣其政令焉乎然則於人亦無古今厚薄之差可以知矣惟其於天稟不在于古今而在于人人人之於厚薄及其臨疾

而行藥也必從為之酌量此亦何有古今乎然強為古不愜今之說不但誑庸愚雖有識之人殆誘其黠言豈非妄誕之甚乎哉若及近世好古之士頗多而無不熟西漢以上之書不翅儒術再闢榛棘醫亦幸得復古之時及仲景氏之術於是唱古之方術於本邦者先有丹水先生而繼起者為艮山先生此其嚆矢也而繼之者為秀菴先生各有著作而行于世然於仲景氏之書則有所未盡矣又繼而起者有若一閑齋先生有若東洋先生有若東洞先生亦各雄于當世者也然於仲景氏之書則猶有所未盡矣獨

如東洞先生則張識於扁鵲而睥睨於仲景一術於掌握以屏議論之誼不歆輕薄之譽不屑睚眦之毀先生之於業可謂達矣於先生則既達矣後進之受其業者恐不達其所達也世有稱古方家者特取方於仲景氏如其脈證則不必從仲景氏也因試問之則曰此經驗之方且曰仲景本非聖人也何其無缺遺矣後世謂為醫之聖不亦謬乎如其傷寒論則自好方技之篤隨得而所筆固不足以為規則醫之於術方而已矣察其證以處之方則在于我也何拘仲景之脈證之為也且今之病疾者能愜其脈證者固

少者拘于此則其鮮不失乎故度其宜以處之此我  
之術也嗟此何言與嗟此何言與夫如此則醫之於  
術不在於古而在于我也其在于古者特方而已特  
取其方而擅於己則果不能出于宋元諸氏之上也  
豈足以古稱之哉夫方法之能得其要領而詳悉莫  
所不至者孰若仲景氏也如宋元諸氏則其纖密踰  
于仲景氏頗陷于鑿空此失之於深者也如所謂古  
方家則惡夫鑿空遂馳于疎漏此失之於淺者也欲  
以此而盡於百病不可得也術之將窮乎於是病者  
以其治驗之終不能如其言致咎於醫醫則以其服

藥之不遂從其指揮歸罪於病者其相責也若此而  
不知其是非也此惡能勝宋元之流而上之哉要之  
如宋元之流則猶遠乎害以其失於深也如古方家  
則殆近乎害以其失於淺也深之與淺兩不得其中  
能得其中者莫如仲景氏焉故仲景氏之脈證不可  
不循者也豈特取其方而已哉且其所謂經驗者在  
其始也將何之據乎又將試以己之妄乎此芥蒂其  
人也仲景氏既論脈證以為規則焉而去其規則後  
己之經驗也然己之經驗本由于仲景氏而不由于  
己此不信仲景氏之規則而信己之妄者也若必以

經驗言之則或載于書或傳于人者何方之非經驗也夫疾病之似而類者固不少矣故其於方法不滯於一又不眩於百此之為要也若其脉證之既移也不可不從以轉焉然因循不轉及其脉證之既大移而已之處方愈遂不轉自謂雖一二之出入何隨以轉之為有特操者之術當如此矣此豈非滯於一乎脉證之未移也不可不從其舊焉然已之處方則數轉不處朝轉而夕轉自謂雖一二之出入不可不隨以制之臨機應變之術當如此矣此豈非眩於百乎及其最甚者則建二三之主方而加減以施於百病

自謂醫之術盡于此矣此其方之典加減皆自乎已者也疾病之於情狀有止于一焉者有之于二三焉者以其之于二三焉者而一之則不可也以其止于一焉者而二三之亦不可也彼亦一不可此亦一不可於其不得其要則一也欲得其要則莫若循仲景氏之規則焉乃其於規則也有不必兼治而分治各證者有因一二異同而懸殊其所之者有一方而二三其脉證者有證相類而方不相類者有藥多而證少者有證多而藥少者凡是皆仲景氏之所以能極其變化能致其妙用使後人據以行之者也豈非規



則哉不可不循焉夫疾有形而方無形故方有移而隨其疾之形以為之制也故方有形則不足以制矣若有經驗之挾于意則方先疾而有形方既有形則疾無形矣聞無形之能制有形不聞有形之能制無形是故其似而類者之多雖既驗于彼而未必驗于此也方本無有善否能得其宜則皆善矣是故雖不驗于彼而又驗于此矣此經驗之不足貴也而方豈有善否哉夫雖仲景氏之非聖人乎方法之肇于此而吾儕之據于此則於我乎不得不尊奉既尊奉之則不得不竊比諸聖人竊比諸聖人不敢侵先王之

尊假微于我之醫則誰敢為彊僭哉且視傷寒論方彙之不如是皆窺仲景氏之輕忽未始信其書是以不能通會終始截取其意之所應至其所不應則必罪叔和曰此必渠之所攬入以塗竄之欲罪叔和之意先翳膜其目是以仲景氏之所要論亦或塗竄以斥之不辨其所論之脈證即為規則去其規則特取其方豈不亦妄乎脈證本也處方末也去本而取末是以忽看藥味而推之於理謂方有某某之藥宜治某某之證此其妄之始也既配每藥於每證而不厭加之以加減此其妄之終也是所謂無寸之尺無星

之稱已惡識仲景氏之規則哉大氏古人之舉事以述義也擬其可以規則于後來者編之於書以傳焉而已豈若後之專貪名利之比哉不可不信矣孟軻氏有言云盡信書不若無書此惟疑尚書之言之侈已非博斥書籍之言也觀下文頭曰於武成取二三策可以見矣後人誤以為博斥書籍者也設令博斥書籍我則反孟軻氏憐然而更曰不盡信書不若無書嗚乎難哉生于今之時而明於古之術也若不信其書將何之信乎我之於仲景氏雖未能盡明其義以行其術于今乎獨信其書而不疑者也且其不稱

仲景氏之流而稱古方家者豈亦有所忌耶無論其取之於仲景氏它雜取諸氏之方法則獨稱仲景之流此似有所支矣故博稱古方家以遁乎辭而已此豈其所以不稱仲景之流耶夫方法之有古今也岐為二途者如前所辨矣於是建極於仲景氏而弘道於孫王二氏則古之於方法莫不該備焉雖然疾病之變態百出不可得而窮詰也雖宋元諸氏之遂還轅軛擅攬舊轍乎非全無一二之所得矣乃取其所得以應夫變態百出則亦足以博吾之術豈不亦愉快哉醫之為術雖固多端而自有要領矣故不求其

多端於遠而求要領於邇是之謂善擇也既善擇而  
善行于今則又何言古今哉雖然有本而有末有古  
而有今本不立則未必索不識古則焉辨今方法之  
肇于仲景氏也建極于此以識乎古能識乎古體之  
於我則我後於宋元而能辨其為今然後擇之以古  
以古御今則今猶古乎夫既辨今之在于識古則古  
今何不言也故必先建之極而後古今可得而言矣  
是之謂本立而末不紊也方法之言古今也以其必  
驗于疾為要矣有迂濶者有捷徑者有迂濶而捷徑  
者有捷徑而迂濶者故不可不善擇焉然後言無古

今何為不可乎亦惟在其人亦惟在其人矣記曰忠  
信之人可以學禮也我於吾之術亦云苟不有忠信  
之質則烏能盡仲景氏之術矣乎哉不可不慎焉

筑前

鷹取惟恭碩菴

肥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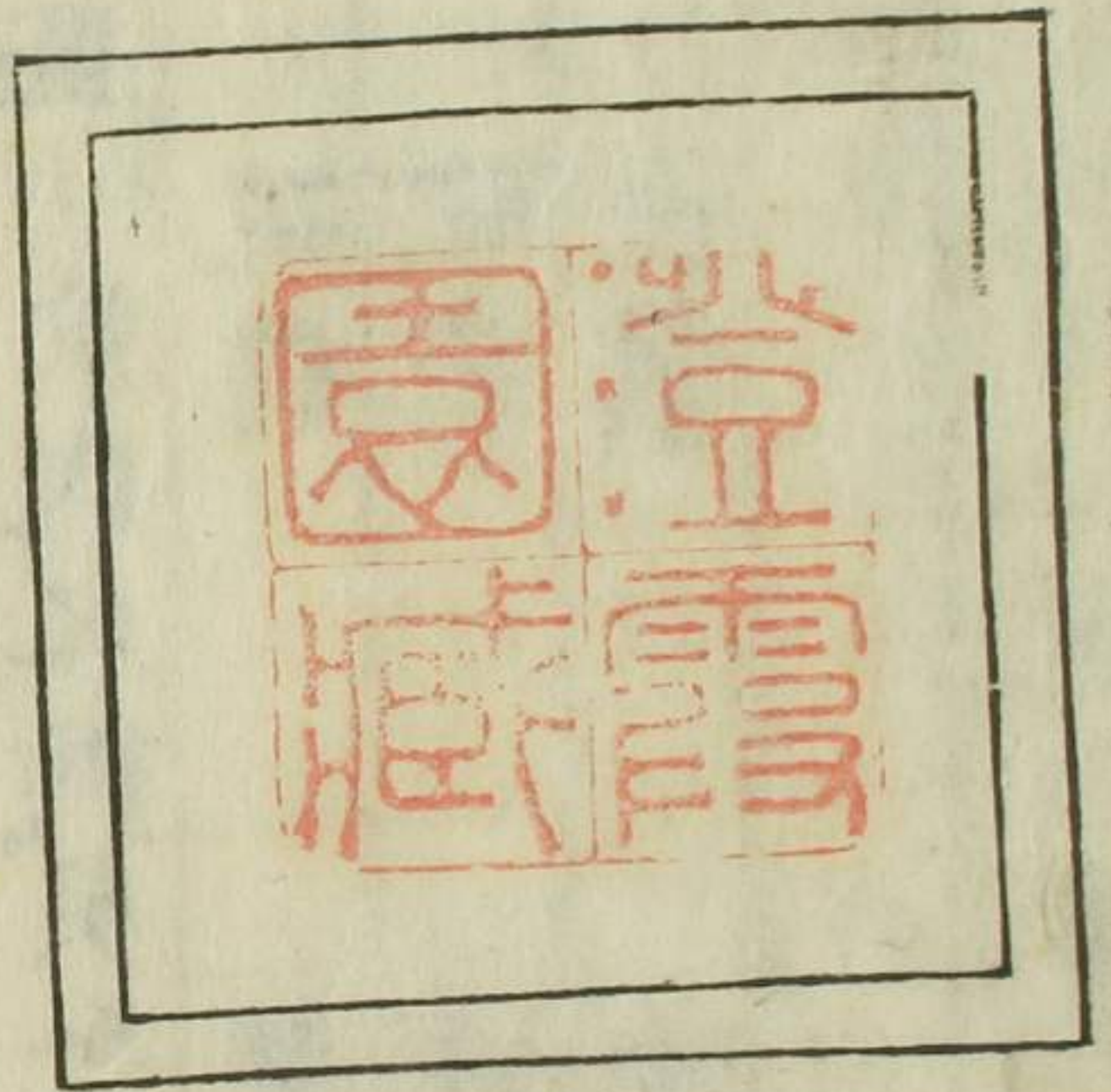
迎 煥 君章同校

出雲

渡邊有憲常伯

傷寒名數解卷五終

安永甲  
午秋八  
月刻成



每部有圖  
章四方雲  
顧君子須  
認此為真

傷寒論辨正嗣出

皇都書肆

山本長兵衛  
出雲寺文次郎 發  
田中市兵衛 行  
高橋清兵衛



Very faint, illegible text is visible on the right page, like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The text is arranged in vertical columns within a rectangular border.

At the bottom right of the page, there is a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 which appears to be '王三石' (Wang Sanshi). To the left of the signature is a red square seal impression, likely a personal or studio seal of the artist.

